

□散 文

月季花里的似水流年

张凌云

月季是我接触最早的盆景。在父亲的诊所,最常见的植物,就是月季。月季有陶瓷盆装的,但更多的是黑色塑料盆装的,总有个好几盆,开花的时候,很是漂亮。但我总觉得那些塑料盆太丑,盆皮很薄,下面还沾着泥土,于是问,为什么要买盆这么难看的月季花。父亲说,盆难看不要紧,主要看花,花开得好,就移盆,而且这些月季不是买的,是向五蒋借的。

五蒋是村里有名的养花能手。他身形笔直,一张国字脸,花白的头发梳得很精神,印象中似乎总穿着黄军装,有军人气质。听说五蒋确实当过兵,解放前做过国军连长,甚至还上过黄埔军校的培训班,有好些年,他呆在贵州,后来才回到老家。

五蒋总是带着笑,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他独特的气质,不像一个农民或者花匠,而像个解甲归田的学者。他讲话轻声细气,做事却极是认真。他家里有几亩薄田,种地不是所长,于是就交给老伴,自己专心侍弄花草,除了月季,还有菊花、金桔、罗汉松、仙人掌等等。

那时乡下粗鄙,解决温饱放在首位,即使种花草,也多是围个花栏,随便种些凤仙花美人蕉等,不肯花钱买五蒋的盆景,所以五蒋的生计并不算好。村里曾专门搞过一个园圃,有池塘荷花,翠竹桃林,还有许多没见过的鸟禽,野鸡、鸚鵡、鸳鸯之类,堪称当时新农村建设的样板,自然少不了五蒋这位园艺专家。可惜好景不长,园圃慢慢地败了,五蒋的生计也就恢复了常态。

与其说是向五蒋借花,不如说是他寄放在这里。五蒋家里人多,生病拿药打针是常事,将花放这里,主要是诊所人来人往,看花的人多,可能相中的也多,就可以变现付看病的钱。不过,我极少看到五蒋来诊所,多是父亲的一帮老朋友。一早捧个茶杯,跟父亲打声招呼,然后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天南地北胡吹海侃起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新鲜事,只是人越聚越多,就越热闹,就显得一帮乡间政论家的不同凡响。

侃累了,有时就下盘象棋,或者就走到院子瞧瞧。“这盆花不错,是五蒋刚送来

的吗?”“这盆不行,叶子都黄了,让五蒋换回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瞅着那些月季花,带着指点江山的豪情,就像将军面对普通的士兵。

许多年里,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诊所扮演着这样的一种角色,它很平凡,甚至卑微,是乡村中国一个极普通的小诊所,但它又很温暖,很珍贵,既是治病救人的担当之所,又是讯息情感的交流之地,那些水杯中飘起的茶香,一年四季热闹的空气,甚至是高谈阔论横飞的唾沫星儿,都带着鲜活的人间体温和丰盈的烟火之气,它让一个不起眼的乡间诊所,能带来我们更多的温情,感受到一个普通乡村的岁月静好和青春记忆。

后来,我走出了乡村,回老家的时候,我总要去诊所看看。熟悉的气息还在,月季花也还在,只是父亲的老朋友越来越少,往日热闹的气氛很难再有了。又过了几年,父母亲终于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去了镇上,诊所关门,最后成为一片废墟。

过年时回了一趟老家,跟父亲聊起五蒋。父亲说五蒋早已去世,不免怅然。也是,这么多年过去,要是活到现在,差不多有一百岁了。又问五蒋的其他事情,父亲说五蒋许多当年的同学都留在了台湾,不少人还回来看过他,市里包括县里还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只是五蒋都不参加。不过,五蒋却订了一份《黄埔》杂志,几十年从不间断。

我想象着五蒋的样子。头发早已雪白,身子板却仍然硬朗,戴副老花镜,捧本《黄埔》杂志,坐在藤椅上慢慢地读。身边的花架上,月季花疯长成一堵墙,夏日的黄昏,那些红色的花朵映着夕阳,交织着一层迷离的芬芳。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曲终了,人就散了,就像五蒋,还有诊所里常来往的那些老朋友,他们不会再出现了,但是,月季花却依然盛开,仿佛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月季花里的流光碎影,斑斓着我们的似水流年,告诉了我们有些东西从来不曾褪色,也永远不会离开。



冰湖揽胜 郑钟方 摄

□散 文

此心安处是故乡

聂 浩

每次回老家,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归。去年冬日的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天刚亮就到了老家附近。在离家几里处,我选择了步行。

清晨的渭河湾是安静的,走在大坝上,感觉浑身轻松。透过密密的白杨林和不远处的枯草,可以看到渭河水在静静地流淌。由于目前河水正处于枯竭期,河床很窄,宽广的白色沙滩由南向北绵延。

空气异常清新,中间夹杂着大坝两旁衰败的荒草的气息。有喜鹊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在白杨树的树枝间跳跃,飞旋,鸣叫……

家乡的麦子和油菜种得早,透过薄雾望去已是青绿一片。平坦的田田间偶尔可以看见一些隆起的土包,那是逝去人的坟茔。

想想多年前,也许就在前几天,他们还在这块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劳作,为一家人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为孩子读书的生活费、学费而焦灼,如今他们终于彻底地解脱了,静静地躺在这劳累了一生的土地里……继续着他们的守望。

路旁的房子盖得都很漂亮,楼房一栋接着一栋。房前屋后,是一块块淡绿的菜地或是一丛丛开放的小花,显得安然而亲近……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有时站在天地间,耳边似乎还能听到童年黎明时分长辈们耕地时唱的那首饱含深情的使牛歌声:“喔——哩——吭……”那声音沉郁而凄凉,古老而沉重,似乎饱含了人间的所有沧桑、磨难、苦涩和希望。我忘不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所有场景:春日早晨林子里飘散的炊烟,夏日暴风雨后清静的晒谷场,秋天收割后萧瑟的田野,冬天漫天大雪后一望无际的麦地……

无论站在老家的哪一个地方,我都会浮想联翩:那些关于童年时,少年时的往事纷沓而来,只是不见了一些熟悉的面孔。问起才知道一些长辈早已永久沉睡在此,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玩伴为了生活也散落四方。

这些年,家乡确实改变了很多。没有了茅草屋,没有了泥泞的路,甚至没有了清晨或黄昏时的炊烟和暮色里鸡鸭牛羊归栏的场景,连偶尔跑过的孩子有些都是陌生的面孔,但他们的笑声和童年时的我们一样,听起来亲切、顺耳、自然、舒服,也许是因为那里面掺杂着乡情和亲情的味道吧。

人到中年,我更深地感觉到,每次回到家乡,这块土地上带给我的平静、安然和愉悦是其它任何地方都不能代替的,难怪年迈的父母每过一段时间总要回家。

有人说,人到中年以后,真正能使人心安一是有年迈的父母在身边,二是生活在故乡的土地上,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褪去城市的喧嚣,回老家来,盖几间房,喂几只鸡,守着一处小菜园,过着清闲的退休生活。



小巷 杨正 摄

□散 文

夹竹桃花开

徐 楠

傍晚,去河边散步。在夕阳的照耀下,蓦然发现河边生机焕发的绿植间绽开着一簇簇白色的花,显得娇艳妩媚,风姿绰约。妻子赞叹不已,问我这是什么树,我说就是让人爱恨交织的夹竹桃。

夹竹桃,又名洋桃、半年红、柳叶桃,散文集《浮生拾慧》里描述了夹竹桃名称的来历:“夹竹桃,假竹桃也,其叶似竹,其花似桃,实又非竹非桃,故名。”因夹竹桃有叶似竹、花如桃而得名。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夹竹桃一种,花则可取,而命名不善。以竹乃有道之士,桃则佳丽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合一之,殊觉矛盾。请易其名为‘生花竹’,去一桃字,便觉相安。”读来颇感有趣。

夹竹桃是外来物种,民国年间黄岳洲、黄德邻合著《花经》说:“夹竹桃在吾国首由城外移植于岭南,而后再传及各地。”夹竹桃原本是热带花木;经多年栽种,渐渐适应了中原的气候。

夹竹桃不甘于寂寞,低调不张扬,却能默默地恣意生长。主干分出四五根拇指粗的主枝,枝叶丛生。每根主枝上又分出多条分枝,油亮的绿叶层层叠叠,次第而上。开花时节,枝端洁白的花朵如雪似玉,少则三四朵,多则六七朵,团团簇簇拥在一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最美的姿态,真是“摇摇儿女花,挺挺君子操”。宋代汤清伯见此情景,欣然作诗云:“芳姿劲节本来同,绿荫浓妆一样浓。我若化龙君作浪,信知何处不相逢。”

夹竹桃花开得繁盛、艳丽,花期长,花色以深红、粉红和白色为主,常栽培于公园、道路旁或沟河边,是著名的观赏花卉。季羨林的散文《夹竹桃》,对其花事进行过精彩的描述:“夹竹桃却在那里静悄悄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黄了,又长出一嘟噜;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看不出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衰败的时候,无日不迎风弄姿,从

邻班的老师请产假,他去代语文课。批改作文时,一个叫周洁的女生写的一篇作文引起了他的注意。

周洁在作文中讲述了家中的情况,她的爸爸出车祸成了植物人,妈妈在家照顾爸爸,失去工作,爷爷奶奶又多病,幸好学校给她申请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还减免了午餐费,这才使她的学业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不过,家中的日子却过得很艰难。

周洁在文中写道:“妈妈忙里忙外,瘦得不成样子。她以前爱吃榴莲,可自从爸爸出事,妈妈就再没有舍得买过榴莲。前些日子,校门口新开了一家水果店,每天经过店门口都能闻到榴莲味。我多想买一个回去给妈妈吃,可最小的也差不多要100元,而我只能拿出30元钱。我问过女老板可不可以拆开来买,可老板摇头说暂时不行,因为如果剩下的卖不掉,她就要折本了。除非几个人约着一起来买。”

周洁继续写道:“唉,老板建议我买一个小的,说现在榴莲不是太贵。可我哪里买得起。等我将来有钱了,一定要买好多好多榴莲给妈妈吃……”

周洁是个大眼睛的女孩,衣着朴素,学习不错。怪不得她的眼中总是布满忧伤,原来,

□小小说

一个榴莲背后的爱

吴应海

她的家庭情况太特殊了。

校门口那家水果店是他一位同事的妹妹开的,他真想去直接买一个榴莲送给周洁同学。可是,她会接受吗?这会不会伤了她的自尊呢?怎么办?怎么办?看来只有去请店主把榴莲拆开来卖了。

晚上下班,他去把这件事跟同事的妹妹讲了。店主说那个大眼睛女孩的印象很深,因为她来问过好几回榴莲的价格了。店主稍作沉思,给他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第二天,水果店门口贴出了一则显目的广告,说是为了酬谢顾客,决定近期随机从进店的人中确定幸运顾客,幸运顾客每人有一次抽奖机会。抽奖盒里的纸条上写着店里各种水果的名字,抽到什么水果,就可免费获得一份赠品。周洁也看到了这个广告,但她一直没有进水果店,因为她觉得,好运不会降临到她身上,自己不会成为幸运顾客。店主看在眼里,

□诗 歌

芦席上的童年(外二首)

耿庆鲁

儿童节前夕
我回想芦席上的童年
心中的思绪
回溯到从前

夏季天气炎热
总喜欢在夏夜里乘凉
躺在芦席上
一个一个数星星

漫漫长夜里
星河灿烂
有数不尽的星星
向我眨眼睛

母亲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指着银河说出
那颗是牛郎星
那颗是织女星

我曾多次盼望
在七月七的晚上
可以见到牛郎和织女相会
可始终不如意

我的心中
渴望母爱的温暖
母亲可以长久地陪我
也是事与愿违

芦席上的童年
充满了欢乐
直到今日
我依然在梦中回味

红樱桃

初夏的果树上
红樱桃的脸蛋
最惹人眼眯
让人欣喜

初夏的樱桃
宛如调皮的孩

在树叶后捉迷藏
直欲扑入人们的怀抱

一颗颗红樱桃
聚集在盘子里
犹如一粒粒珍珠
闪现耀眼的红光

樱桃入口
清纯甘甜的汁液
刺激味蕾
浸入人们的身體

樱桃的味道
是初恋的体验
初时青涩
再品都是甜蜜

红草莓

初夏的草莓
匍匐在大地上
虽不在枝头
依然闪现一抹动人的红

大地的草莓
状如青草
绽放白花
却能长成孩子们的最爱

手持一颗草莓
鲜艳动人
犹如闪亮的宝石
惹人喜爱

草莓席地而生
努力地成长
以极大的热情
奉献出一颗颗红心

人生在世
应心向阳光
努力过后
就会赢得生命的精彩

□随 笔

旅行的先机

郭华悦

很多风景,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却未曾得见。

就像小时候,母亲常说起的那个邻镇古村。一得闲,母亲说着说着,话题往往就扯到那个古村上。母亲口中的古村,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草,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在我们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这已然是难得的世外桃源。

母亲后来曾去过几趟,有时是顺路,有时是专门过去逛逛。每次,都会问我要不要跟着?可每一趟,我总会凑巧有点小事。若是放下手头的事儿,跟着母亲去逛一圈,也未尝不可;但那会儿总想着,古村也没长腿,又不会跑,来日方长,挑一个日子,放下所有繁琐的事儿,好好过去逛一逛,这样不是更惬意吗?

可没想到,没几年,那座古村就拆了个精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人在外地。等到得了闲,回老家一看,短短一两个月,古村已经片瓦不存。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楼房,但昔日母亲口中的美丽模样,早已不见分毫。

有一种风景,如古村,是彻底消失;而另一种,虽存实亡。

有一阵子,常听朋友提起,早些年去过的一处古刹。那处古刹,虽颇有名气,但僻处深山,

且未经开发。那趟旅行,朋友在古刹中借住了一段时日。那段时光,时至今日,仍令朋友念念不忘。

后来,偶然的机,朋友得以重返古刹,我亦随行。但到了那儿一看,两人都愣住了。多年后的古刹,在当地政府的旅游开发之下,人山人海。各种餐饮店,甚至连卖大白菜的摊子,都冠上了古刹的名号。商业化与铜臭,如潮水般涌来,令人窒息。

朋友叹息,我更是扼腕。其实,我有几次的机会,能早一步邂逅古刹。可当时,总觉得顺道而去,未免来去匆匆。不如,等一个得闲的好时光,慢慢走,慢慢逛,好好享受这古刹时光。哪知道,这一等,古刹已然在时光中,彻底变成了味儿。

这样的事儿,经历得多了,这才明白,旅行也得趁早。人游亦游,奔着别人口中的盛名而去,多半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要知道,在独特的风景,盛名之下,也难免染了商业气息。此时,你再去跟风,见到的已然不是曾经令人着迷的那片风景。

旅行,抢的也是先机。唯有如此,才能在风景未受污染的刹那,得以一睹真面目,也才能真正体会到,旅行的令人迷恋之处。

莲”二字,周洁激动地跳了起来,班长也高兴得跳了起来。

店主夸周洁手气真好,把唯一的“榴莲”给抽了出来。店主用手指了指排在方格上的榴莲,让周洁自己去挑一个。周洁走过去,先是看了看那个最大的,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走向那个小的。店主见状,不由分说抱起那个大的榴莲装进袋子,递给了周洁。周洁请店主开一下榴莲,她想请班长尝一尝,如果没有班长,她今天就不会有这份幸运。班长连连摆手,说自己不喜欢榴莲那股味儿,说着还故意捂了捂鼻子。周洁只得作罢。谢过店主后,她高高兴兴地拎着榴莲回去了。

他走进店中,向店主表示感谢,准备转钱给她。店主拒绝了,说成本也就100元多一点,她请客。但他还是扫码转了120元钱给店主。

望着柜台上的那个抽奖盒,他想,店主真聪明,那盒子里的几十个纸条上都写的是“榴莲”;还有,班长请小丽进店看草莓,也是她策划的。

他请店主再帮着想一个主意,过些日子再送一个榴莲给周洁。店主说:“那得让我奉献一次爱心,否则,就不帮你了。”

他只点头。两个人会心地笑了。